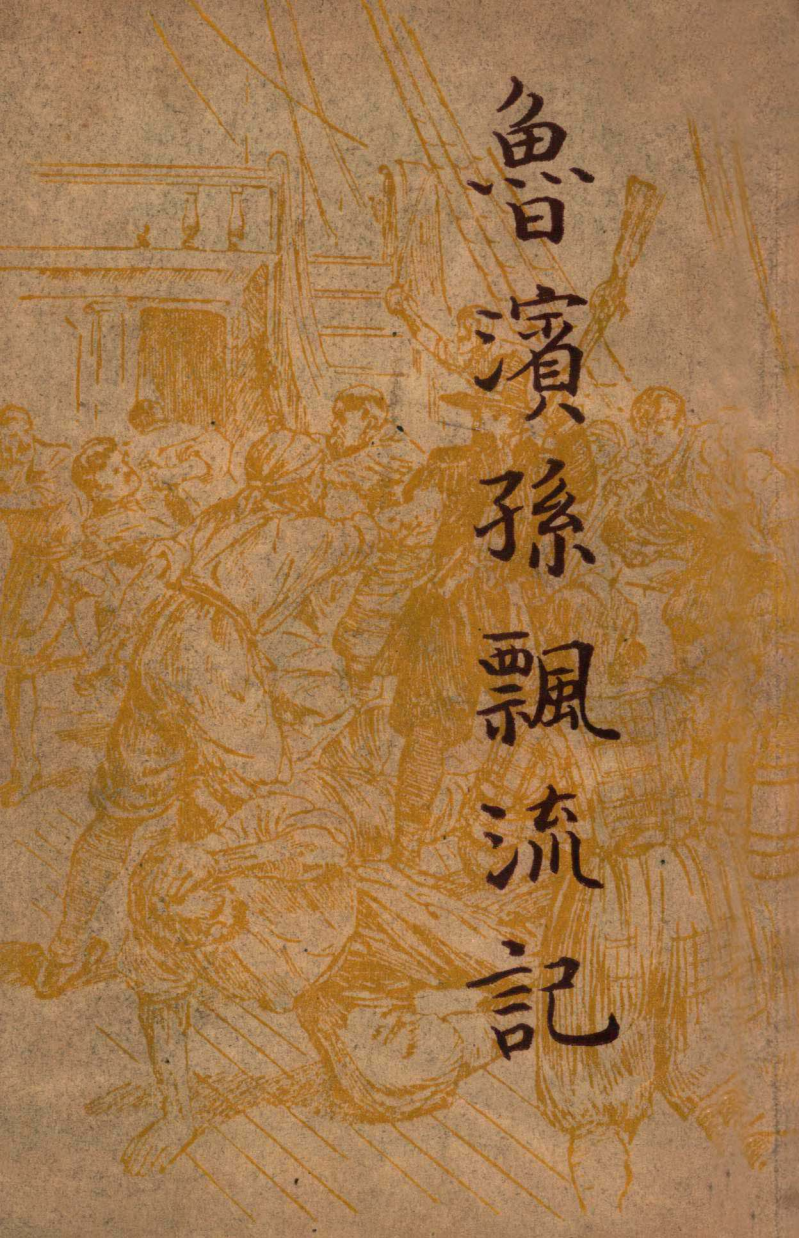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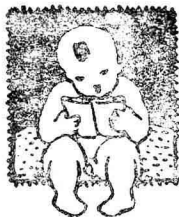


魚目濱孫飄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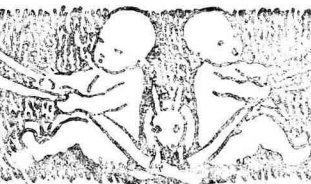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記流飄孫濱魯

著 原 福 狄
述譯 光錫唐 正均顧



店 書 明 開



魯濱孫飄瀟記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五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七角

發行者兼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代表人
開明書店
范洗人

譯述者

顧均正
唐錫光

有著作權不準翻印

目次

第一章	沈船	一
第二章	在島上	一五
第三章	堡壘	二三
第四章	地震	三七
第五章	探檢和創造	五一
第六章	沙灘上的脚印	八四
第七章	野蠻人	九七
第八章	拯救星期五	一〇六
第九章	教育星期五	一六

第十章	與野蠻人的戰爭……………	二七
第二章	一隻英國船……………	四一
第三章	得救……………	五三
附圖		
一	英國略圖	
二	魯濱孫航行路程圖	
三	魯濱孫的堡壘圖	
四	孤島圖	

第一章 沉船

一千六百三十二年，我出世在英國約克城的一個幸福的家庭裏。我的父親姓克魯茲尼爾，原是德國的布雷門人，初來英國的時候，住在赫爾，後來經商積了一些錢，就不再做事，搬到約克城裏來住，並且在那里娶了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約克城裏很有名望的魯濱孫家的女兒，因此我從母得名，叫做魯濱孫·克魯茲尼爾。讀做克勒索，所以認識我的人，都叫我魯濱孫·克勒索。

我有兩個哥哥，大哥是個軍人，當英國和西班牙開戰的時候，打死在鄧克爾附近。至於我二哥的下落，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在弟兄中，我的年紀最小，而且又不曾受過職業的訓練，所以我心裏早就存着遊蕩的思想。我的父親很守舊，他打算叫我去學習法律，但是我的志願卻在航海，此外一點也

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我對於航海已經成了癖好，我堅決地反抗着我父親的命令以及我母親和朋友的勸導。

我的父親是一個聰明嚴正的人，他揣知我有航海的計畫，就想誠懇地教訓我一番。一天早上，那時他正患着腳瘋病，躺在牀上，他叫我到他的臥室裏去，握着我的手，很親切地討論到這個問題。他問我，爲什麼僅僅爲了喜歡浪游而忍心離開家鄉。他說，假使我肯好好地住在家裏，那末只要刻苦用功，將來很有發展的希望。他叫我不再鬧這種孩子脾氣，也不要辜負了這天賦的福分而自己去找苦喫。他說，我有現成的飯喫，有現成的衣穿，要是這樣的生活還不能滿足，他可不負責任。最後他又告訴我，我可以看大哥的榜樣，當時他曾幾次三番地勸大哥不要去投軍，但大哥執意不聽，結果就打死在戰場上。現在我假使還是要走這一條老路，那末等到將來懊悔的時候，也許就沒有人來幫助我了。

我看見他說到最後的一段話，尤其是說到我大哥戰死的時候，眼淚簌簌地流了下來；又當他說到沒有人來幫助我的時候，他已經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告訴我，他的心裏

很難過，不能再說了。

我聽了這些話，非常感動。我決計遵從我父親的意旨，安安分分地住在家裏。可是過不了幾天，這決心又完全搖動了；我打算私自逃走，免得父親再來苦勸。然而這計畫我並不立即實行，我告訴母親，我很想出外去見見世面，我對於別的事情都不感興趣，做起來一定沒有好結果，我父親與其強迫我私自逃走，還不如乾脆地答應了我的好，我現在已經十八歲了，到商店裏去當學徒，或到律師事務所裏去當書記，都嫌太遲，我敢斷定不待學習期滿，早就從師傅那里逃出來去度航海的生活了。因此我請求她婉勸我的父親，姑且讓我去航行一次。我答應：如果我過不慣這生活而回到家裏來，以後我決不再去，並且要加倍地用功，以補償荒廢了的時間。

我的母親在表面上雖然拒絕我的請求，但是我後來知道，她確曾把我這一番話轉達給父親，我的父親仔細地思量了一會之後，就嘆息地說：「這孩子如果肯住在家裏，他至少可以享到一點清福，如果他要出外去，那末他一定會遭到極大的不幸；這事我萬不

能答應。」

約在一年之後，我偶然到赫爾去，在那里碰到一個朋友，他正要搭他父親的船到倫敦去，見了我，就邀我同行。我得了這樣的機會，便不待徵得我父親的同意，就於一六五一年的九月一日上船出發了。不料船到雅茅斯埠，忽然漏水沉沒，幸有小舟經過，纔把我們救上岸來。當時我猶恐回家去被鄉人所嗤笑，便索性改由陸路趕到倫敦。在那里我從親戚處商借了四十個金鎊，就採辦了一些貨物，更搭船到幾內亞去做買賣。在幾內亞，我把貨物換了五磅多的金砂，回來在倫敦變賣得三百個金鎊。我因為這次航行的順利，不久就又搭原船繼續去航海。

那次的航行可真不幸極了，船被摩爾海盜所擄，我在海盜家裏做了兩年的僕役，後來我見有機會，就帶了許多的糧食和什物，和一個摩爾童子駕着小艇逃出來。我們沿着阿非利加西岸，向南繼續航行了好幾個星期，纔為一艘到巴西去的葡萄牙商船所救起。那船長待我很好，船到了巴西，他就把我的小舟和什物都作價收買去。我把這筆錢

在巴西買了一塊地，在那里勤苦地種植甘蔗，得到了不少的盈利。這樣約過了四年的光景，我的好動的心又不安於平凡的生活了。

一天，有幾個種植人來看我，說是要合資辦一艘海船，委託我裝些貨物到幾內亞去，換些黑奴來做墾植的工作。我雖然知道，若要掙錢，必須安心地長住在那里，但是我敵不過這浪游的誘惑，終於把這事答應了下來。

我們把一切都辦妥了以後，船便預備出發，我於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上船，這個不祥的日子，正是我八年前在赫爾和我的父母遠別的那天。我們的船載重約一百二十噸，船上有小礮六尊，除船長、聽差和我自己外，同行的人還有十四個。我們船上並沒有大件的貨物，只有一些配和黑人交易的零星物品，如珍珠、玻璃、貝殼、鏡子、小刀、鑷刀、斧頭等類的東西。

就在我上船這一天，我們起程沿海岸向北航行，預算到北緯十度或十二度的時候，就折向阿非利加海岸去。沿路天氣晴朗，不過非常炎熱，過了聖·奧格斯丁諾角以後我

們就折入海心，四顧茫茫，望不見一片陸地。駛行的方向正和開往弗南獨島去一樣。後來改向北東微北的方位，就把弗南獨島撇在東方。

我們在這一條路程中行了十二天，就穿過赤道，當我們到了北緯七度二十二分的時候（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觀測），忽然起了颶風，先從東南起來，既而轉爲西北，終於變成了東北風。風猛烈地吹着，波濤大作，船左右顛簸，這樣地繼續了十二天，我們一點也不能自主，只有聽憑狂風的擺佈。在這十二天中，我每天只希望被怒濤所吞滅；實際上不僅是我，凡是在船上的人，沒有一個敢作活命的想頭。

正當風濤險惡的時候，同伴中有一個患熱病死了，還有一個人和船長的聽差，被巨浪捲去了。到第十二日，風勢稍減，船長盡力觀測，發現我們的船在北緯十一度，離聖·奧格斯丁諾角的西面約經綫二十二度；船長由此推定這船是在圭亞那海岸，即巴西北部當亞馬森河和奧林諾可河的外口的中間。當下他和我商議此後應取的航路，因爲船已漏水，不很堅實，他就主張開回巴西海岸去。

我對於船長的建議，極力反對；我和他同看阿美利加沿海的地圖，斷定附近都是沒有人烟的地方，非到加利濱羣島範圍以內，無可求救。於是我們決定向巴布屠斯島駛去；這樣，入海較深，可避去墨西哥灣的內流的影響，我們預計在十五天之內，總可以開到那裏；因為我們的船急待修理，我們的糧食必須添配，否則我們就不能航行到阿非利加海岸去了。

依照這個計畫，我們就變更航路，向北西微北的方位駛着，以便開到什麼英屬的島嶼去，希望在那里遇着援救。但是事實上，我們的航行剛剛和原定的計畫相反，當船正開到北緯十二度十八分的時候，第二次的颶風又起來了，把我們吹向西方，一直吹出人類通商的航路，即使我們不死在海裏，也多分要被野蠻人所犧牲，而不能生還家鄉。

在這尷尬的時候，風仍舊猛烈地吹着，有一天早晨，有人忽然大呼「陸地！」我們聽見了，立刻跑出艙來觀望，想明白我們究竟漂到了什麼地方，不料一到外邊，那船剛巧碰在一片沙灘上，頓時攔住，巨浪狼命地打來，好像一下子就會把我們毀滅的一般；我們立

刻逃到內艙以迴避海上浪花的濺潑

在這樣的境况中，是誰也形容不出我們的驚惶來的。我們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或到了什麼陸地——是島呢還是大陸，是有居民的呢還是沒有人烟的。風勢依舊很大，雖然比先前小了一些，但是我們保不住這船可以支持多少分鐘，而不致破裂，除非靠了神力，風立刻變了方向，總之，我們只有面面相覷，坐待死亡的隨時來臨。我們唯一的安慰，是那船還不會破裂，這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而且據船長說，風勢已在減退了。

在風濤未起時，我們的船梢上原有一隻小艇，但是牠被波浪撞在舵上擊破了，後來又被巨浪衝去，或已沉入海底，或已飄入海心，所以對於這一隻小艇，我們已毫無希望了。我們的甲板上還有一隻小艇，但是怎樣把牠放下海去，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然而我們沒有躊躇的時間，我們每分鐘都在疑心着船的破裂，而且有人對我們說，牠實在早已破裂了。

在這個危急的時候，船上的大副托住那隻小艇，由我們衆人的幫助，把小艇拋在大

船旁邊；大家都上了小艇，讓牠在海中飄流，把我們十一人的生命，聽憑老天和浩海的擺佈；因為那時風濤雖已稍減，但是激岸的巨浪，還是高得可怕。

現在我們真是狼狽極了；我們大家都明白，這小艇一定喫不住這掀天的巨浪，眼見我們都要溺死。至於掛帆，我們根本就沒有帆，即使有，也不中什麼用；所以，我們只有努力向岸邊划去，心裏雖然着急，好像犯人綁赴刑場去正法時的樣子，卻也徒然；因為我們的小艇一行近岸邊，勢必被怒濤撞得粉碎。

我們不知道那海岸邊是巖石或是沙地，是峭壁或是淺灘。我們唯一的近情的希望，就是碰巧找到什麼灣港或河口，可以讓我們把小艇划進去，或者靠了高岸的掩蔽，可以找到一個風平浪靜的去處。但是這種地方終於沒有發見；而且我們漸漸靠近岸去，那陸地似乎比大海更其可怕。

我們一面划着，一面隨波漂流着，這樣約行了一海里半路程的光景，忽見有山一般的怒濤，在我們的後面滾來，顯然是要截斷我們最後的一綫生命。總而言之那暴浪立刻

把我們的小艇打翻，而我們立即都被怒濤所吞沒了。

當我沉到水裏去的時候，我所感覺到的思想，混亂得非言語可以形容；我雖然很會游泳，卻也不能冒出浪花來透一口氣息。後來有一個巨浪把我一直衝到岸邊，等到那巨浪力竭退卻時，就把我擱置在差不多是乾燥的陸地上，但是我因為喫水過多，已累得半生半死了。雖然我的呼吸很困難，但是我的神志卻還清醒，知道自己已經意外地漂近了大陸，就立即跳將起來，盡力地向着大陸逃命，以免浪頭再湧上來把我捲了開去。

但是我立刻覺到這是無可幸免的事；我看見山一般高的怒濤，在我後面追上來，我沒有方法，也沒有力量來抵抗。我只有拚命地屏着氣息，升到水面上來；這樣一方面可以維持呼吸，一方面也許能趁勢游近岸去，原來我現在最耽心的是浪來時既然會把我捲到岸邊，浪去時要把我捲回到海裏。

我又被巨浪所淹，沉在浪下約二三十呎的深處，我只覺得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和很快的速率，把我一直向岸上衝去。但是我屏住呼吸，更竭力向前游去。當我正在窒息得耐

不住的時候，忽覺自己的身體已升在波頂，我的頭和手已經透出水面，這對於我真有無限的助力，我保持這樣的位置雖然時間不到二秒鐘，可是已減少了我不少的痛苦，使我調整了呼吸，壯大了膽力。

此後，我又被怒濤淹沒了一會，但不久就掙扎起來；那時我看見海浪的來勢已竭，正要後退，我就逆着牠的回勢，向前游去，覺得我的腳重又踏着實地。我靜立了一會，舒了舒氣，等海水退盡後，我就拔起腳來，拚命地向岸上飛奔。但是這一回我還不能擺脫海浪的滋擾，洶湧的巨浪又在我的後面打來；我又兩次被海浪所捲，和從前一樣地把我衝向前方。那里的海岸是非常平坦的。

這最後一次的波浪，幾乎送了我的命；因為牠像從前一樣地把我捲上岸去，卻把我重重地摔在一塊巖石上，我便頓時昏厥，不省人事，因為那一摔，正擊中我的胸膛，我的氣息便飄然離開了我的軀殼。但是在第二次的波浪還沒有回來時，我已稍稍蘇醒，爲了怕再被海浪所淹沒，我立定主意，緊握住巖石的一角，屏住氣息，以待浪濤的退去。

現在，因為離岸較近，浪濤已沒有像從前那樣地高猛，我緊握住巖石的一角，等到浪濤一去，我就再向前奔跑。這時候我已離岸很近，所以第二次的浪濤，雖然也衝過了我，但是我沒有被牠捲開去。我再鼓勇奔跑，就踏上陸地，心裏寬慰了不少。我爬上岸邊的峭壁，在草地上坐下，這纔算脫離險境，到了浪濤所不及的地方。

現在已安全地登上陸地了。我在岸上徐徐地踱步，心裏沈思着我得救

時的情形；並回憶着已經溺斃了的伴侶。這些人我從此就不再看見；除了在後來飄近岸來的三頂大帽，一頂小帽，和兩隻不成對的鞋子而外，連一些兒形跡都不再看見了。

